· 论著 ·

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动机量表汉化及信效度检验

王健男[1*]，孙金明[2]

【摘要】 **背景** 志愿者是临终关怀服务的重要人力资源，探索临终关怀志愿者的服务动机，对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临终关怀事业具有重要意义。**目的** 翻译并修订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动机量表（IMHPCV），并评价中文版IMHPCV的信效度及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以便于为将来的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动机研究提供更准确有效的工具和参考。**方法** 邀请相关专家对IMHPCV进行直译、回译和调适，形成中文版IMHPCV的最终版本，于2019年6月至7月，采用方便抽样法，通过手机微信将线上问卷发送至北京地区安宁疗护试点单位的负责人，并将线上问卷在其领域内扩散，将填写问卷的临床关怀志愿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个人基本信息调查表、中文版IMHPCV和预调查阶段临终关怀志愿者提出、研究者考量后的新增动机题项调查表对其进行调查。通过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ESEM）、计算因子载荷和克朗巴哈（Cronbach's α）系数等方法，进行量表的结构效度和信度检验；并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分析中文版IMHPCV各维度的相关性。**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计220份。因子结构结果显示，探索性结构方程的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情况一般（χ^2=735.357，P<0.001）；中文版IMHPCV中多数题项的因子负载>0.3，新增题项的因子负载均>0.5；各维度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利他"与"公民责任""个人收获"呈负相关，与"自我发展""休闲"呈正相关；"公民责任"与"自我发展"呈负相关，与"休闲""个人收获"呈正相关；"自我发展"与"休闲""个人收获"呈负相关；"休闲"与"个人收获"呈正相关（P<0.05），内部一致性信度方面，中文版IMHPCV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9；各个维度的得分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9.842，P<0.001）。**结论** 中文版IMHPCV具有较好的信效度，且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有一定的适用性，但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新增题项虽不能替代原有量表的内容，却也显示了可能存在具有本土特色的动机因子，未来应增加前期访谈的样本量，同时尽可能选择不同特性的访谈对象以提炼可能的备选题项，以改进这一测量工具。

【关键词】 安宁缓和医疗；志愿者；动机；临终关怀；志愿服务；量表；信度；效度
【中图分类号】 R473 R-05 R395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2114/j.issn.1007-9572.2022.0668
王健男，孙金明．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动机量表汉化及信效度检验［J］．中国全科医学，2023.

WANG J N，SUN J M. The Chinese version of inventory of motivations for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volunteerism（imhpcv）: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ssessment［J］. Chinese General Practice，2023.

The Chinese Version of Inventory of Motivations for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Volunteerism（IMHPCV）: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ssessment

WANG Jiannan[1*]，*SUN Jinming*[2]
1.Schoolof Public Health /Institute of Medical Humanities，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 211166，China
2.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Langfang Normal University，Langfang 065000，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WANG Jiannan，Lecturer；E-mail：wangjiannan@njmu.edu.cn

【Abstract】 **Background** Volunteers are essential human resources for hospice care. Exploring the service motivation of hospice care volunteer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hospice care in China. **Objective** To translate and revise theInventory of Motivations for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Volunteerism（IMHPCV）and assess th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IMHPCV and its applicability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Methods** The final version of Chinese version of IMHPCV was formed through literal translation，retroversion and adaptationby relevant experts. From June to July in 2019，the online questionnaire was sent to the directors of the pilot hospice careinstitutions by We Chaton cellphoneand disseminated within their areas. The palliative care volunteers who completed the questionnaire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investigated by the basic person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the Chineseversion of IMHPCV，new motivation

基金项目：南京医科大学2022年度公共卫生学院第二批"双一流"建设科研创新项目"临终关怀志愿服务体验研究"（JX103SYL202200325）。
1.211166 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医学人文研究院 2.065000 河北省廊坊市，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
[*]通信作者：王健男，讲师；E-mail：wangjiannan@njmu.edu.cn

questionnaire proposed by the hospice volunteers and considered by the researchers. The explorator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ESEM) and Cronbach's α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IMHPCV.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of all dimensions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IMHPCV. **Results** Atotal of 22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The result of the explorator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howed general fitting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IMHPCV (χ^2=735.357, P<0.001). The factor loadings of most items were>0.3, and new items were >0.5. There sult of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dimensions showed that altruism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civic responsibility and personal gain, and positively related to self-promotion and leisure; Civic responsibility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self-promotion, and positively related to leisure and personal gain; Self-promotion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leisure and personal gain; Leisu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rsonal gain (P<0.05). In terms of internal consistency, the Cronbach's α was 0.829.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49.842, P<0.001).**Conclu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IMHPCV have acceptabl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with certain applicability, while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Although the new items cannot replace the content of the original scale, they also show that there may be motivation factor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e sample size of the previous interview should be increasedin the future, and the interviewee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selected as far as possible to extract possible alternative items to improve this measurement tool.

【Key words】 Hospice and palliative care; Volunteers; Motivation; Hospice; Volunteerism; Scale; Reliability; Validity

临终关怀志愿者在向终末期患者及其家属提供情绪、服务性支持等方面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在中国临终关怀事业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的背景下（历次发布的全球“死亡质量指数”中，中国大陆排名靠后[1-3]），这一领域的志愿者无论是规模[4]还是受到的关注都要比其他领域小。在“重生轻死”的文化背景下，探讨目前我国临终关怀志愿者服务的动机，不仅有助于加深对这一群体的了解，更好地为其提供支持性服务，而且更有利于促进临终关怀事业的整体发展[5]。

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动机方面已有一定研究积累。PLANALP 等[6]使用志愿者功能量表（VFI，Volunteer Functions Inventory）[7-8]测量临终关怀志愿者的服务动机发现：“价值表达 / 学习理解”（例如：对有需要帮助的人有同情心）维度是最重要的志愿服务动机，其次是“社会交往”“自我提升 / 自我保护”和“职业发展”。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动机量表（IMHPCV，Inventory of Motivations for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Volunteerism）[9]提供了更具体的动机排列、比较的可能，是专为考察临终关怀志愿者动机而设计的，其包括 5 个维度（主题分别为：利他、公民责任、自我发展、休闲和个人收获，各自包含 5 个题项），共 25 个题项。该量表基于加拿大的情况开发之后，已在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进行了编译使用，结果显示：临终关怀志愿者的动机在“利他”和“公民责任”维度的分数要高于个人方面的维度（自我发展、休闲和个人收获）[6，10-12]。一项德国的研究结果显示，与其他领域志愿者典型的社会联系、提高影响等个人指向动机相比，临终关怀志愿者认为利他和学习相关经验是自己选择这一领域更重要的因素[13]。这也说明临终关怀志愿者更容易受社会责任、公益利他理念的感召，而其他志愿者“休闲”目的更强。

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段加深[14]，每年需要临终关怀服务的终末期患者超过 700 万[15]，但是，临终关怀发展缓慢的现实难以满足对于这一服务的巨大需求。目前对于这一领域的中文实证研究较少，关于志愿者动机的研究更是鲜见，尽管已有研究团队对 IMHPCV 进行了汉化，但其在样本量和样本范围方面仍存在一定局限性[16]。基于此背景，本研究按照量表翻译的标准化程序对 IMHPCV 进行翻译、修订，并将译制完成的中文版 IMHPCV 试用于中国临终关怀志愿者群体，以检验其在中国临终关怀志愿者群体的信效度，从而为将来的研究提供更准确有效的工具和参考，以便于更好的分析中国临终关怀志愿者群体的服务动机。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于2019年6月至7月，采用方便抽样法，通过手机微信将线上问卷发送至北京地区安宁疗护试点单位的负责人，并将线上问卷在其领域内扩散，将填写问卷的临床关怀志愿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临终关怀志愿服务组织成员；（2）在医院安宁疗护病房服务的志愿者。排除标准：未参与过临终关怀志愿服务。样本量至少为量表条目的 5~10 倍[15]。IMHPCV 共 25 个题项，故样本量最少为 125。

1.2 研究方法

1.2.1 量表翻译 在得到 IMHPCV 原作者 CLAXTON-OLDFIELD 的书面许可后，研究者以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工具翻译和调适指南[17]为依据，将该量表译为中文。（1）直译：由 2 名母语为中文、英语水平良好的翻译者完成，翻译者分别独立将原量表翻译后再进行讨论形成中文版 IMHPCV 第 1 稿。（2）回译：请 2 名未接触过原量表、有良好双语水平的译者，1 名为安宁疗护主任医师，1 名为高校外教。分别将中文

版 IMHPCV 第 1 稿进行回译，研究者与回译者共同审校，并与原量表比对以避免歧义，在此基础上形成中文版 IMHPCV 第 2 稿。（3）调适：邀请安宁疗护专家、语言学家和临终关怀志愿者等审读中文版 IMHPCV 第 2 稿，根据我国文化背景和日常表达习惯进行调整。表 1 为中文版 IMHPCV 的最终版本。

表 1 中文版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动机量表

Table 1 TheChineseVersionof IMHPCV

条目	评分				
我喜欢有事可做	1	2	3	4	5
我想帮助那些面临死亡的人	1	2	3	4	5
我相信志愿服务是社会 / 公众服务的必要组成部分	1	2	3	4	5
我希望活动能够专注于其他人 / 以别人为中心，而不是我自己	1	2	3	4	5
我想帮助别人应对死亡	1	2	3	4	5
我想遇到更好的自己	1	2	3	4	5
志愿服务的经历会帮助我实现未来的目标	1	2	3	4	5
我喜欢志愿服务时被关注的感觉	1	2	3	4	5
我希望改善自己在家人、朋友和社会中的形象	1	2	3	4	5
我想要精彩的 / 投入的工作（事情）	1	2	3	4	5
我想支持临终关怀 / 安宁疗护的理念	1	2	3	4	5
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回馈社会	1	2	3	4	5
我喜欢被需要的感觉	1	2	3	4	5
我想要 / 需要“专业助人”的经验	1	2	3	4	5
我想帮助那些生命垂危的人缓解痛苦	1	2	3	4	5
对我来说志愿服务是一种爱好	1	2	3	4	5
我想结识不同的人	1	2	3	4	5
志愿服务是我参与其他活动的必要条件	1	2	3	4	5
一般来说，我认为人们有义务为生活的地方尽一份力	1	2	3	4	5
我想让别人生活幸福、舒适善终	1	2	3	4	5
我希望能为将来的就业做好准备	1	2	3	4	5
帮助他人，人人有责	1	2	3	4	5
我认为人们会对志愿者高看一眼	1	2	3	4	5
我认为人们应该回馈他们的社区	1	2	3	4	5
我想在医疗领域工作	1	2	3	4	5

注：请评估每一条原因对你最初决定成为临终关怀志愿者的影响程度，使用从 1“完全没有影响我”到 5“我非常受影响”的 5 分制来打分

1.2.2 调查工具 为了数据收集的便利和扩大资料来源范围，研究者使用网络调查平台“问卷星”[18]编制和发布问卷。通过手机微信将电子链接发送给北京地区安宁疗护试点单位的负责人，重点人群为相关科室负责人或志愿组织负责人，并请她 / 他们在领域内扩散。选择这一方式是因为目前国内的临终关怀志愿者多是通过相关社会组织或医院志愿服务项目进入病房服务，个人志愿者较少；实际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医院数量也非常有限，相关医务工作者间有着密切的合作网络。线上问卷由 4 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本次研究，包括目的、设计、保密措施及执行者；第二部分为个人基本信息；第三部分为调查主体即中文版 IMHPCV；第四部分为翻译过程中新增的动机题项。线上问卷设置为只有完整填写才可提交，若所有题项分数相同，则此份问卷作废。

个人基本信息部分包括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职业、宗教信仰、以往志愿服务经历、安宁志愿服务时长。

中文版 IMHPCV 是一份包括 25 条项目的自评问卷，其用途在于评估临终关怀志愿者的动机[6]。25 条项目包含了如下 5 个不同概念的维度（动机的不同类别）：利他（例如：我想帮助别人应对死亡）、公民责任（例如：我认为人们应该回馈他们的社区）、自我发展（例如：我喜欢志愿服务时被关注的感觉）、休闲（例如：我喜欢有事可做）和个人收获（例如：志愿服务的经历会帮助我实现未来的目标）。每条题项由从 1（“完全没有影响我”）到 5（“我非常受影响”）的 5 分制李克特量表打分。维度的分数越高，说明其在志愿者选择进入临终关怀领域时的影响越大。

新增题项是在中文版 IMHPCV 的预调查阶段由临终关怀志愿者提出、研究者考量后补充的。在翻译、修订量表的过程中，研究者选取 10 名在北京某安宁疗护病房服务的临终关怀志愿者做预调查。在原量表外，被调查者提出了“参加志愿服务获取自己面对死亡的力量”“亲人好友的离世让自己选择做安宁志愿者”“自己的经历 / 生命感悟促使自己来寻找答案”“组织、领导或其他外在力量的要求”“亲友入住临终关怀 / 安宁病房的经历促使自己投身这一事业”和“周围参加临终关怀 / 安宁志愿服务的亲友带动影响”等几条对其影响最大的因素。这些题项也被列入至最终的线上问卷。此外，在问卷的结尾，还设置了一道供被调查者自填“其他因素”的开放式问题。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PS 25.0 和 Mplus 7.0 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bar{x} \pm 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ESEM）整合了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的优点[19]，在本研究中用来分析中文版 IMHPCV 的结构。在模型中，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求解因子；采用 Oblimin 斜交旋转方法。通过一阶五因素模型适配指数〔采用标准：卡方自由度比（CMIN/DF）≤ 3、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SEA）<0.6、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R）→ 0、适配度指标值（GFI）≥ 0.95、调整适配度指标值（AGFI）≥ 0.95、比较适配度指标（CFI）≥ 0.95〕判定模型的拟合情况。

效度检验主要通过中文版 IMHPCV 各题项因子载荷、公因子等考察其结构效度。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法分析中文版 IMHPCV 各维度的相关性。内部一致性信度通过克朗巴哈（Cronbach′s α）系数来判定，0.7~0.9 被认为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高[20]，以 $P<0.05$ 为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研究最终获得有效问卷共计 220 份。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为 17~69 岁，平均年龄为（39.8±11.6）岁。男性平均年龄（38.2±13.1）岁，女性平均年龄（40.2±11.2）岁，答卷网络地址显示为“北京”的占比近半数（103/220）。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见表 2。

表 2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n（%）〕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included study subjects

	女性（n=181）	男性（n=39）	总计（n=220）
年龄			
≤ 20 岁	10（5.52）	7（17.95）	17（7.73）
21~30 岁	26（14.36）	4（10.26）	30（13.64）
31~40 岁	56（30.94）	7（17.95）	63（28.64）
41~50 岁	60（33.15）	15（38.46）	75（34.09）
51~60 岁	22（12.15）	6（15.38）	28（12.73）
≥ 61 岁	7（3.87）	0（0.00）	7（3.18）
教育水平			
初中及以下	1（0.55）	0（0.00）	1（0.45）
高中 / 中专	7（3.87）	1（2.56）	8（3.64）
大专	25（13.81）	8（20.51）	33（15.00）
本科及以上	148（81.77）	30（76.92）	178（80.91）
职业			
全日制学生	22（12.15）	9（23.08）	31（14.09）
在职	100（55.25）	27（69.23）	127（57.73）
离 / 退休	16（8.84）	1（2.56）	17（7.73）
其他	43（23.76）	2（5.13）	45（20.45）
宗教信仰			
无	124（68.51）	29（74.36）	153（69.55）
佛教	35（19.34）	8（20.51）	43（19.55）
基督教	14（7.73）	1（2.56）	15（6.82）
伊斯兰教	1（0.55）	0（0.00）	1（0.45）
道教	0（0.00）	0（0.00）	0（0.00）
其他	7（3.87）	1（2.56）	8（3.64）
此前是否有其他志愿服务经历			
是	104（57.46）	29（74.36）	133（60.45）
否	77（42.54）	10（25.64）	87（39.55）
参加安宁志愿服务的时长			
≤ 1 年	132（72.93）	26（66.67）	158（71.82）
1~2 年（不含 2 年）	19（10.50）	4（10.26）	23（10.45）
2~3 年（不含 3 年）	7（3.87）	1（2.56）	8（3.64）
≥ 3 年	23（12.71）	8（20.51）	31（14.09）

2.2 量表的因子结构和心理测量特征

2.2.1 因子结构 探索性结构方程的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情况一般（χ^2=735.357，$P<0.001$），一阶五因素模型适配指数如表 3 所示：除 CMIN/DF 与 RMSEA 两项符合采用标准外，另几项与采用标准相比有较大差距。中文版 IMHPCV 的因子负载结果显示，量表中多数题项的因子负载 >0.3，其中“自我发展”“休闲”和“个人收获”均有部分题项在其他因子上显示了更多的负载；“公民责任”有 3 个题项负载 <0.3，且不收敛；新增题项的因子负载均 >0.5，详见表 4。原量表 5 个维度累积解释方差为 68.981%。如果用新增题项替换“公民责任”维度的题项，累积解释方差变为 59.503%。各维度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利他”与“公民责任”“个人收获”呈负相关，与“自我发展”“休闲”呈正相关；“公民责任”与“自我发展”呈负相关，与“休闲”“个人收获”呈正相关；“自我发展”与“休闲”“个人收获”呈负相关；“休闲”与“个人收获”呈正相关（$P<0.05$）。这说明题项之间存在着意义的重叠，详见表 5。

表 3 中文版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动机量表一阶五因素模型整体适配指数

Table 3 Goodness of fit indices for the Chinese version of IMHPCV

CMIN/DF	RMSEA	RMR	GFI	AGFI	CFI
2.591	0.110	0.205	0.708	0.642	0.723

注：CMIN/DF= 卡方自由度比，RMSEA= 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R= 残差均方和平方根，GFI= 适配度指标值，AGFI= 调整适配度指标值，CFI= 比较适配度指标

2.2.2 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与各维度得分情况比较 对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进行考察，中文版 IMHPCV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9，利他、公民责任两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91、0.844，均 >0.7，而自我发展、休闲和个人收获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621、0.646、0.657，均 <0.7，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差；各个维度的得分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9.842，$P<0.001$），详见表 6。

3 讨论

3.1 量表的结构与内部一致性信度 本研究首要目的是为中文版 IMHPCV 提供经验证据。与 CLAXTON-OLDFIELD 等[9]的结论大致相符，ESEM 表明 5 个因子可以解释近 70% 的临终关怀志愿者服务动机。但是，由于参数估计值较低及多个题项之间的交叉负载，如果对个别题项进行修正，模型的拟合度可能更好。新增题项的因子负载较高且收敛为一个新的因子，但用其替换中文版量表中的“公民责任”维度后，量表的整体解释力反而有所下降。这说明量表原有结构有其合理性，但要提高中文版的效度，还需做更多的研究。这也一定程度上表明，在深受文化背景影响的生死议题之上，西方

表 4　中文版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动机量表因子负载

Table 4　Factor loadings of theChinese version of IMHPCV

条目	因子					
	1	2	3	4	5	6
利他						
我想支持临终关怀 / 安宁疗护的理念	0.575[a]	—	—	—	—	—
我想帮助那些生命垂危的人缓解痛苦	0.797[a]	—	—	—	—	—
我想帮助那些面临死亡的人	0.789[a]	—	—	—	—	—
我想让别人生活幸福、舒适善终	0.579[a]	—	—	—	—	—
我想帮助别人应对死亡	0.846[a]	—	—	—	—	—
公民责任						
一般来说，我认为人们有义务为生活的地方尽一份力	0.183	—	—	—	—	—
我认为人们应该回馈他们的社区	—	0.083	—	—	—	—
帮助他人，人人有责	0.247	—	—	—	—	—
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回馈社会	0.336	—	—	—	—	—
我相信志愿服务是社会 / 公众服务的必要组成部分	—	—	—	0.391	—	—
自我发展						
我想遇到更好的自己	—	0.139	0.730	—	—	—
我喜欢被需要的感觉	—	0.875[a]	—	—	—	—
我喜欢志愿服务时被关注的感觉	—	0.469[a]	—	—	—	—
我希望改善自己在家人、朋友和社会中的形象	—	0.268	—	0.460	—	—
我认为人们会对志愿者高看一眼	—	0.325[a]	—	—	—	—
休闲						
我想结识不同的人	—	0.394	—	0.259	—	—
对我来说志愿服务是一种爱好	—	0.439	—	0.203	—	—
我想要精彩的 / 投入的工作（事情）	—	0.655	—	0.198	—	—
我喜欢有事可做	—	—	—	0.558[a]	—	—
我希望活动能够专注于其他人 / 以别人为中心，而不是我自己	—	—	—	0.580[a]	—	—
个人收获						
我想在医疗领域工作	—	—	—	—	0.825[a]	—
志愿服务的经历会帮助我实现未来的目标	—	—	0.622	—	0.522[a]	—
我想要 / 需要“专业助人”的经验	—	0.500	0.355	—	0.242	—
我希望能为将来的就业做好准备	—	—	—	—	0.723[a]	—
志愿服务是我参与其他活动的必要条件	—	—	—	—	0.469[a]	—
新增题项						
参加志愿服务获取自己面对死亡的力量	—	—	0.765[a]	—	—	—
自己的经历 / 生命感悟促使自己来寻找答案	—	—	0.738[a]	—	—	0.419
亲人好友的离世让自己选择做安宁志愿者	—	—	—	—	—	0.819[a]
周围参加临终关怀 / 安宁志愿服务的亲友带动影响	—	—	—	—	—	0.576[a]
亲友入住临终关怀 / 安宁病房的经历促使自己投身这一事业	—	—	—	—	—	0.622[a]
组织、领导或其他外在力量的要求	—	—	—	—	0.533[a]	0.359

注：[a] 表示收敛的负载；—表示无此项内容

文化背景中形成的成熟量表可供借鉴，却不能“拿来主义”。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方面，3 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差可能与量表的翻译有关，如何将面向英语文化的量表完美转译是一个难题。这一量表在不同国家的应用研究结果显示，英语国家报告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要明显偏高[6, 8-10]，具体来看：加拿大学者初始编制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结果显示，除“休闲”维度外其余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均 >0.8[9]；英国学者研究显示，量表中“利他”“公民责任”“自我发展”3 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 >0.8，“休闲”“个人收获”2 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 >0.7[11]；而德国、法国学者译制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结果显示，“公民责任”“自我发展”2 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均 >0.7，法国学

表 5 中文版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动机量表各维度相关性分析（r 值）
Table 5 Correlations among factors inthe Chinese version of IMHPCV

	利他	公民责任	自我发展	休闲	个人收获
利他	1.000	-0.231[a]	0.450[a]	0.143[a]	-0.411
公民责任	—	1.000	-0.635	0.390[a]	0.718
自我发展	—	—	1.000	-0.671[a]	-0.768[a]
休闲	—	—	—	1.000	0.564[a]
个人收获	—	—	—	—	1.000

注：[a] 表示 P<0.05；—表示无此项内容

者译制量表的“个人收获”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仅为 0.1[10，12]。另一种可能是目前中国的临终关怀志愿者中，受“自我发展”、“休闲”和“个人收获”等方面动机影响的较少，这在新增题项上也有一定的体现。“自我发展”和“休闲”维度间有一定的重叠，这在德国的研究也有发现[10]。这也启示未来的相关研究应该通过深入的访谈以挖掘中国本土临终关怀志愿者的服务动机，并且以此为基础再对相关量表进行修订完善。否则，目前的量表并不能有效测量和反映中国临终关怀志愿者的真实动机。

表 6 中文版 IMHPCV 不同性别各维度得分与克朗巴哈系数情况
Table 6 Scores of factorsand Cronbach′ α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IMHPCV for volunteerswith variable sex characteristics

	女性（n=181）		男性（n=39）		合计（n=220）	
	得分（$\bar{x}\pm s$，分）	Cronbach′s α 系数	得分（$\bar{x}\pm s$，分）	Cronbach′s α 系数	得分（$\bar{x}\pm s$，分）	Cronbach′s α 系数
利他	3.873±0.953	0.890	3.807±0.987	0.898	3.859±0.957	0.891
公民责任	3.613±0.973	0.854	3.543±0.814	0.800	3.599±0.939	0.844
自我发展	2.554±0.736	0.635	2.579±0.737	0.589	2.559±0.734	0.621
休闲	2.998±0.815	0.644	2.993±0.778	0.667	2.997±0.804	0.646
个人收获	2.583±0.863	0.663	2.700±0.771	0.626	2.608±0.843	0.657

注：Cronbach′s α 系数 = 克朗巴哈系数

3.2 中国临终关怀志愿者的动机 与已有研究结论基本一致，本研究发现中国临终关怀志愿者主要受利他精神影响[6，8-10，21-24]。相比之下，“个人收获”等因素的影响较小。总体来看，中文版 IMHPCV 的平均分数较法国[12]、德国[10]要高，但在“利他”方面又略低于加拿大[9]和英国[11]。预调查阶段由志愿者提出的新增题项在最后的正式调查中有较高的因子负载，这也说明在中国考察临终关怀志愿者动机问题时，必须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但是，这组题项并不能构成一个新的独立因子，也无法取代原有量表中的某个维度。这也凸显了这一主题背后有着复杂的影响因素。在当前临终关怀事业刚刚起步、公众了解不足的背景下，国内有相当一部分志愿者可能是受“外力”影响而参加服务。

3.3 研究展望 相较于张倩等[16]对 IMHPCV 的汉化版本，本研究所选取的研究对象范围更广，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局限。此外，本研究数据收集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结果部分突出讨论了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动机的特点。这一阶段性的研究结果表明：中文版 IMHPCV 有一定的适用性，但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目前的新增题项虽不能替代原有量表的内容，却也显示了可能存在具有本土特色的动机因子，更加多样和深入的探索工作对于完善这一量表是必要的。未来应增加前期访谈的样本量，同时尽可能选择不同特性的访谈对象以提炼可能的备选题项，以改进这一测量工具。

作者贡献：王健男提出研究选题方向，负责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并撰写论文初稿，同时负责文章的质量控制及审校，对文章整体负责；孙金明负责论文的修订，验证数据结果。

本文无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5 Quality of death index [EB/OL].（2015-10-06）[2022-12-08]. https：//perspectives.eiu.com/healthcare/2015-quality-death-index.

[2] 曾觅. 英国居首中国 71 名全球死亡质量指数报告分析 [N]. 重庆青年报，2015-10-29（C01）.

[3] FINKELSTEIN E A，BHADELIA A，GOH C，et al. Cross country comparison of expert assessments of the quality of death and dying 2021 [J]. J Pain Symptom Manage，2022，63（4）：e419-e429. DOI: 10.1016/j.jpainsymman.2021.12.015.

[4] 荆丽梅，李甜甜，舒之群，等. 志愿者安宁疗护知信行及培训需求调查研究 [J]. 医学与哲学，2020，41（21）：30-34. DOI: 10.12014/j.issn.1002-0772.2020.21.07.
JING L M，LI T T，SHU Z Q，et al. Study on the volunteers′ knowledge，attitude，behavior and training needs of hospice care [J]. Medicine & Philosophy，2020，41（21）：30-34. DOI: 10.12014/j.issn.1002-0772.2020.21.07.

[5] 张倩，闫春旭，李倩，等. 国外安宁疗护志愿者动机研究进展 [J]. 医学与哲学，2021，42（5）：20-24. DOI: 10.12014/j.issn.1002-0772.2021.05.05.
ZHANG Q，YAN C X，LI Q，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motivation of hospice care volunteers abroad [J]. Medicine & Philosophy，2021，42（5）：20-24. DOI: 10.12014/j.issn.1002-0772.2021.05.05.

[6] PLANALP S，TROST M. Motivations of hospice volunteers [J]. Am J Hosp Palliat Care，2009，26（3）：188-192. DOI: 10.1177/1049909108330030.

[7] OMOTO A M, SNYDER M. Sustained helping without obligation: motivation, longevity of service, and perceived attitude change among AIDS volunteers [J]. J Pers Soc Psychol, 1995, 68 (4): 671-686. DOI: 10.1037//0022-3514.68.4.671.

[8] 蒋巍. 中国志愿者服务动机结构研究——基于广东省志愿者的问卷调查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 (6): 59-65. DOI: 10.19633/j.cnki.11-2579/d.2018.0091.

JIANG W. A study on the motivation structure of Chinese volunteer service: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of volunteers in Guangdong Province [J]. China Youth Study, 2018 (6): 59-65. DOI: 10.19633/j.cnki.11-2579/d.2018.0091.

[9] CLAXTON-OLDFIELD S, WASYLKIW L, MARK M, et al. The inventory of motivations for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volunteerism: a tool for recruitment and retention[J]. Am J Hosp Palliat Care, 2011, 28(1): 35-43. DOI: 10.1177/1049909110373509.

[10] STELZER E M, LANG F R, HÖRL M, et al. German version of the inventory of motivations for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volunteerism: are there gender differences? [J]. Am J Hosp Palliat Care, 2018, 35 (2): 304-315. DOI: 10.1177/1049909117706958.

[11] CLAXTON-OLDFIELD S, CLAXTON-OLDFIELD J, PAULOVIC S, et al. A study of the motivations of British hospice volunteers [J]. Am J Hosp Palliat Care, 2013, 30 (6): 579-586. DOI: 10.1177/1049909112462057.

[12] GARBAY M, GAY M C, CLAXTON-OLDFIELD S. Motivations, death anxiety, and empathy in hospice volunteers in France [J]. Am J Hosp Palliat Care, 2015, 32 (5): 521-527. DOI: 10.1177/1049909114536978.

[13] STELZER E M, LANG F R. Motivations of German hospice volunteers: how do they compare to nonhospice volunteers and US hospice volunteers? [J]. Am J Hosp Palliat Care, 2016, 33 (2): 154-163. DOI: 10.1177/1049909114559067.

[14] 李滨, 马怡乐. 老龄化社会临终关怀的国际经验比较 [J]. 护理学报, 2022, 29 (11): 25-30. DOI: 10.16460/j.issn1008-9969.2022.11.025.

LI B, MA Y L.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hospice care in an aging society [J]. Journal of Nursing (China), 2022, 29 (11): 25-30. DOI: 10.16460/j.issn1008-9969.2022.11.025.

[15] 李尼. 临终关怀制度构建: 挑战与线路图 [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 (1): 129-140. DOI: 10.7671/j.issn.1672-0202.2020.01.012.

LI 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alliative Care in China: Challenges and a Roadmap [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0, 19 (1): 129-140. DOI: 10.7671/j.issn.1672-0202.2020.01.012.

[16] 张倩, 闫春旭, 李倩, 等. 安宁疗护志愿者动机量表的汉化及信效度检验 [J]. 护理学杂志, 2021, 36 (15): 13-16. DOI: 10.3870/j.issn.1001-4152.2021.15.013.

ZHANG Q, YAN C X, LI Q, et al. Testing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Inventory of Motivations for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Volunteerism [J]. 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 2021, 36(15): 13-16. DOI: 10.3870/j.issn.1001-4152.2021.15.013.

[17] WHO.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nd adaptation of instruments [S/OL]. [2019-11-12]. https://www.who.int/substance_abuse/research_tools/translation/en.

[18] 长沙冉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问卷星 [DB/OL]. [2022-11-12]. https://www.wjx.cn.

[19] 麦玉娇, 温忠麟. 探索性结构方程建模 (ESEM): EFA 和 CFA 的整合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3, 21 (5): 934-939. DOI: 10.3724/SP.J.1042.2013.00934.

MAI Y J, WEN Z L. Explorator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ESEM): an integration of EFA and CFA [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3, 21 (5): 934-939. DOI: 10.3724/SP.J.1042.2013.00934.

[20] TERWEE C B, BOT S D M, DE BOER M R, et al. Quality criteria were proposed for measurement properties of health status questionnaires [J]. J Clin Epidemiol, 2007, 60 (1): 34-42. DOI: 10.1016/j.jclinepi.2006.03.012.

[21] CLARY E G, SNYDER M, RIDGE R D, et al. Understanding and assessing the motivations of volunteers: a functional approach [J]. J Pers Soc Psychol, 1998, 74 (6): 1516-1530. DOI: 10.1037//0022-3514.74.6.1516.

[22] KARLSEN S, ADDINGTON-HALL J. Hospice staff and volunteers: why do they do it and what do they think? [J]. Palliat Med, 1999, 13 (6): 503-504. DOI: 10.1177/026921639901300607.

[23] CLAXTON-OLDFIELD S, JEFFERIES J, FAWCETT C, et al. Palliative care volunteers: why do they do it? [J]. J Palliat Care, 2004, 20 (2): 78-84. DOI: 10.1177/082585970402000203.

[24] LIWAK J, ZARZYCKA B, PARTYKA J. Motivation for assistance activities among hospice, missionary and sport volunteers [J]. Pers Chall J Theol Educ Canon Law Soc Stud Inspired Pope John Paul II, 2018, 8 (1): 91. DOI: 10.15633/pch.2427.

(收稿日期: 2022-11-28; 修回日期: 2022-12-18)
(本文编辑: 崔莎)